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三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九回　村老老是信口開河　情哥哥偏尋根究底

下一回▶

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，都說：「你們奶奶做什麽呢，怎麽不来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他那裡得空兒來？因爲說没有好生吃得，又不得來，所以叫我來問　　有没有，叫我要幾個，拿了家去吃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有，多着呢。」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，平兒道：「多拿幾個團臍的。」衆人又拉平兒坐，平兒不肯，李紈拉着他笑道：「偏要你坐。」拉着他身傍坐下，端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嘴邊，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。李紈道：「偏不許你去。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，就不　　我的話了。」說着，又命嬤嬤們：「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說我留下平兒了。」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来，說：「二奶奶說，叫奶奶和姑娘們别笑話要嘴吃。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，給奶奶姑娘們吃的。」又向平兒道：「說使喚你来，你就貪住頑不去了，勸你少喝一鍾兒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蜡。李紈　　著他笑道：「可惜這麽個好体面模樣兒，命　　平常，只落得屋裡使喚。不知道的人，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？」

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，一面回頭笑道：「奶奶，别這樣摸的我怪癢癢的。」李氏道：「嗳喲！這硬的是什麽？」平兒道：「是鑰匙。」李氏道：「有什麽要　　的東西怕人偷了去，却帶在身上？我成日家和人說笑：有個唐僧取經，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；劉智遠打天下，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；有個鳳丫頭，就有個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

鑰匙，還要這鑰匙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吃了酒，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倒是真話。我們没事評論起来，你們這幾個，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来的。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。」李紈道：「大小都有個天理，比如老太太屋裡，要没那個鴛鴦，如何使得？從太太起，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，他現敢駁回，偏老太太只他一個人的話。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，別人不記得，他都記得。要不是他經管着，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。那孩子心也公道，雖然這樣，倒常替人上好話兒，還倒不　　勢欺人的。」

惜春笑道：「老太太昨日還說呢，他比我們還强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那原是個好的，我們那裡比得上他？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屋裡的綵霞，是個老實人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，外頭老實，心裡有數兒。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，他都知道。凡一應事，是他提着太太行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，他都知道，太太忘了，他背後告訴太太。」李紈道：「那也罷了。」指着寶玉道：「這一個小爺屋裡，要不是襲人，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？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，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，他不是這丫頭，他就得這麼週到了？」平兒道：「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倒是有造化的，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。想當初珠大爺在日，何曾也没兩個人？你們看，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？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，所以你珠大爺一没了，趁年輕我都打發了。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，我到底有個膀臂了。」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。衆人都道：「這又何必傷心，不如散了倒好。」說著，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。

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，收洗盃盤。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。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，再吃一鐘茶。平兒回說：「不吃茶了，再来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要出去。襲人又叫住，問道：「這個月的月錢，連老太太、太太還没放呢，是爲什麼？」平兒見問，忙轉身至襲人跟前，又見方近無人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快别問，横　　再遲兩天就放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，唬的你這個樣兒？」平兒悄聲告訴他道：「這個月的月錢，我們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給人使呢。等别處利錢收了來，凑齊了纔放呢。因爲是你，我讒告訴你，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他難道還短錢使？　　没個足厭？何苦還操這心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何曾不是呢。他這幾年，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。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，十兩八兩零碎攢了，又放出去，只他這躰己利錢，一年不到，上千的銀子呢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拿着我們的錢，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，哄的我們獃等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又說没良心的話！你難道還少錢使？」襲人道：「我雖不少，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，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倘若有要　　事用銀錢使時，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，

你先拿來使，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此時也用不着，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，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。」

平兒答應着，一逕出了園門，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，說：「奶奶有事等你。」平兒道：「有什麽事，這麽要　　？我爲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，我又不逃了，這麽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！」那丫頭說道：「你去不去由你，犯不上惱我，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。」平兒啐了一口，急忙走来，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，忽見上囘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，坐在那邊屋裡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。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、倭瓜並些野菜。衆人見他進來，都忙站起來了。劉老老因上次来過，知道平兒的身分，忙跳下地來，問：「姑娘好？」又說：「家裡都問好。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來的，因爲庄家忙。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粮食，瓜果菜蔬也豐盛，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，並没敢賣呢，留的尖兒，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。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，也吃膩了，吃個野菜兒，也算我們的窮心。」平兒忙道：「多謝費心。」又讓坐，自己坐了，又張讓嬸子周大娘坐，又命小丫頭子倒茶去。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：「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，眼睛圈兒都紅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，不得已喝了兩鐘，臉就紅了。」張材家的笑道：「我倒想著要吃呢，又没人讓我。明日再有人請姑娘，可帶了我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周瑞家的道：「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蠏了，一觔只好秤兩個三個，這麽兩三大簍，想是有七八十觔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若是上上下下，只怕還不彀。」平兒道：「那裡都吃？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。那些散衆，也有摸得着，也有摸不着的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樣螃蠏，今年就值五分一觔，十觔五錢，五五二兩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。阿彌陀佛！這一頓的錢，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。」

平兒因問：「想是見過奶奶了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見過了，叫我們等着呢。」說着，又往　　外看天氣，說道：「天好早晚了，我們也去罷，別出不去城，纔是飢荒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話倒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」說着一逕去了，半日方来，笑道：「可是你老的福来了。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。」平兒等問：「怎麽樣？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，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：『劉老老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赶不出城去。』二奶奶說：『大遠的，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日再去。』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？這也罷了，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，問劉老老是誰。二奶奶便囘明白了。老太太又說：『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，請了來我見一見。』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？」說著，催劉老老下來前去。劉老老道：「我這生像兒，怎好見的？好嫂子，

你就說我去了罷。」平兒忙道：「你快去罷，不相干的。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，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。想是你怯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」說者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。

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，都站了起来，有兩個又跑上來，赶著平兒叫「姑娘」。平兒問道：「又說什麼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這會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媽病著，等我去請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討半日假，可使得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倒好，都商議定了，一天一個，告假又不囲奶奶，只和我胡纏。前日住兒去了，二爺偏生叫他，叫不著，我應起來了，還說我做了情。你今日又來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當眞的他媽病了，姑娘也替他應著，放了他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明日一早來。　　著，我還要使你呢，再　　的日頭晒著屁股再來！你這一去，帶個信兒給旺兒，就說奶奶的話，問着他那剩的利錢，明日若不交來，奶奶不要了，　　性送他使罷。」那小廝歡天喜地，答應去了。

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，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，劉老老進去，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、花枝招展的，並不知都係何人。只見一張榻上，獨歪著一位老婆婆，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，在那裡搥腿。鳳姐兒站著正說笑。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，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，口裡說：「請老壽星安。」賈母亦忙欠身問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来坐著。那板兒仍是怯人，不知問候。賈母道：「老親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劉老老忙起身答道：「我今年七十五了。」賈母向衆人道：「這麼大年紀了，還這麼硬朗，比我大好幾歲呢。我要到這麼年紀，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，若我們也這樣，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眼睛牙齒都還好？」劉老老道：「都還好，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聾，記性也没了。你們這些老親戚，我都記不得了。親戚們來了，我怕人笑我，我都不會。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，　　一覺。悶了時，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。我們想這麼著不能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福，不過是老廢物罷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賈母又笑道：「我纔聽見鳳哥兒說，你帶好些瓜菜來，我叫他快收拾去了。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，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這是野意兒，不過吃個新鮮。依我們，倒想魚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今日既認著了親，別空空的就去，不嫌我這裡，就住一兩天再去。我們也有個園子，園子裡頭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嚐嚐，帶些家去，也箄是看親戚一　　。」鳳姐兒見賈母喜歡，也忙留道：「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塲院大，空屋子還有兩間，你住兩天，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，

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　　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，別拿他取笑兒，他是屯裡人，老實，那裡擱得住你打趣？」說著，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。板兒見人多了，又不敢吃。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，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。

劉老老吃了茶，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，賈母越發得了趣味。正說著，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，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，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。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，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。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，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，命給劉老老換上。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，忙換了衣裳出來，坐在賈母榻前，又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，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，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　　。

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，却生来的有些見識，况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個賈母高興，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　　，便没話也編出些話來講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，每年每日，春夏秋冬，風裡雨裡，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？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凉亭，什麽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。就像去年冬天，接連下了幾天雪，地下壓了三四尺深，我那日起得早，　　没出房門，只聽外頭柴草响，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，我爬著牕眼兒一瞧，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。」賈母道：「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，見現成的柴，抽些烤火去，也是有的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也並不是客人，所以說來奇怪。老壽星當個什麽人？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，梳著溜油光的頭，穿著大紅襖兒，白綾裙兒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，又說：「不相干的，別唬著老太太。」賈母等聽了，忙問：「怎麽了？」丫嬛回說：「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，不相干，已經救下去了。」賈母最胆小的，聽了這話，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，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。賈母唬得口内念佛，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，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，又回說：「已經救下去了，老太太請進房去罷。」賈母足足的看火光熄了，方領衆人進来。寶玉且忙問劉老老：「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草？倘或凍出病来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都是纔說抽柴草，惹出火來了，你還問呢。別說這個了，再說別的罷。」寶玉聽說，心内雖不樂，也只得罷了。

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，說道：「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，今年九十多歲了，他天天吃齋念佛，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，夜裡来托夢，說：『你這樣虔心，原本你該絶後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給你個孫子。』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，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，死了，哭得什麽似的。落後，果然又養了一個，今年纔十三四歲，生得粉團兒一般，聰明伶俐非常。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。」這一夕話，暗合

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，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。

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，因悶得心中籌畫。探春因問他：「昨日擾了史大妹妹，偺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，又　　了席，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，叫偺們做陪呢。等吃了老太太的，偺們再請不遲。」探春道：「越往前去越冷了，老太太未必高興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，不如偺們等下頭塲雪，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？偺們雪下吟詩，也更有趣了。」林黛玉忙笑道：「偺們雪下吟詩，依我說，還不如弄一綑柴火，雪下抽柴，還更有趣兒呢！」說著，寶釵等都笑了。寶玉瞅了他一眼，也不答話。

一時散了，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，細問：「那女孩兒是誰？」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，道：「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，有一個小祠堂裡，供的不是神佛，當先有個什麽老爺……」說著，又想名姓。寶玉道：「不拘什麽名姓，你不必想了，只說原故就是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老爺没有兒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叫若玉小姐，知書識字，老爺太太愛如珍寶。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，一病死了。」寶玉　　了，跌足歎惜，又問：「後來怎麽樣？」劉老老道：「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，便蓋了這祠堂，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，　　了人燒香撥火。如今日久年深的，人也没了，廟也爛了，那像也就成了精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不是成精，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　　的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不是哥兒說，我們都當他成精。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。我纔說抽柴火的，就是他了。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快别如此，若平了廟，罪過不小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幸虧哥兒告訴我，我明日回去，攔住他們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老太太、太太都是善人，就是合家大小，也都好善喜捨，最愛修廟塑神的。我明日做一個疏頭，替你化些佈施，你就做香頭，攢了錢，把這廟修蓋，再裝塑了泥像，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，豈不好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若這樣時，我托那小姐的福，也有幾個錢使了。」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，來往遠近，坐落何方，劉老老便順口謅了出來。

寶玉信以爲真，回至房中，盤　　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，按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，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，回来再作主意。那焙茗去後，寶玉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好容易等到日落，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，寶玉忙問：「可找着了？」焙茗笑道：「爺　　得不明白，叫我好找！那地名坐落，不似爺說的一樣，所以找了一日，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，纔有一個破廟。」寶玉　　說，喜得眉開眼笑，忙說道：「劉老老有年紀的人，一時錯記了，也是有的。你且說你見的。」

焙茗道：「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，也是稀破的。我找的正没好氣，一見這個，我說可好了。連忙進去，一看泥胎，唬的我又跑出来了，活似真的一般。」寶玉喜的笑道：「他能變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氣。」焙茗拍手道：「那裡是什麽女孩兒？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！」寶玉聽了，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，這點子事也幹不來！」焙茗道：「爺又不知看了什麽書，或者　　了誰的混話，信眞了，把這件没頭腦的事，

我去碰頭，怎麽說我没用呢？」寶玉見他急了，忙撫慰他道：「你别急，改日閑了，你再找去。若是他哄我們呢，自然没了。若竟是有的，你豈不也積了陰隲？我必重重的賞你呢。」說著，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：「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。」不知找他有何言語，下回分解。